

桑弧电影文集

桑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桑弧电影文集

桑弧 著
李亦中 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弧电影文集/桑弧著;李亦中整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4190-2

I. ①桑… II. ①桑… ②李… III. ①电影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②电影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J905.2-53 ②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4657 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封面装帧 陈 酌

桑弧电影文集

桑 弧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25 插页 10 字数 379,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190-2/J·467

定价 68.00 元





1947年桑弧（左2）和佐临（右1）合作《假凤虚凰》



1956年桑弧（左1）与夏衍、白杨在《祝福》外景地



1948 年《哀乐中年》工作照（左 2 桑弧）



1962 年《魔术师的奇遇》工作照（右 2 桑弧）



1980 年桑弧（左）与茅盾商讨《子夜》改编电影



桑弧（左 2）给《子夜》演员们说戏



桑弧执导《子夜》工作照



1983 年桑弧（中）和《邮缘》编剧王炼、李亦中谈剧本



1987 年纪录片《蔡元培生平》工作照（左 1 桑弧）



桑弧在香港拍摄《蔡元培生平》留影



1956 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苏联（右 6 桑弧）



1957 年桑弧（左 2）在卡罗维·伐利电影节



1961 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缅甸（右 3 桑弧）



1982 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意大利（左 1 桑弧）



1987 年桑弧（右 3）访日会见山田洋次导演（左 3）



1987 年桑弧在香港出席喜剧电影研讨会



桑弧（右）与孙瑜导演（1982）



桑弧（左）与沈浮导演（1982）



桑弧（左）与夏衍、柯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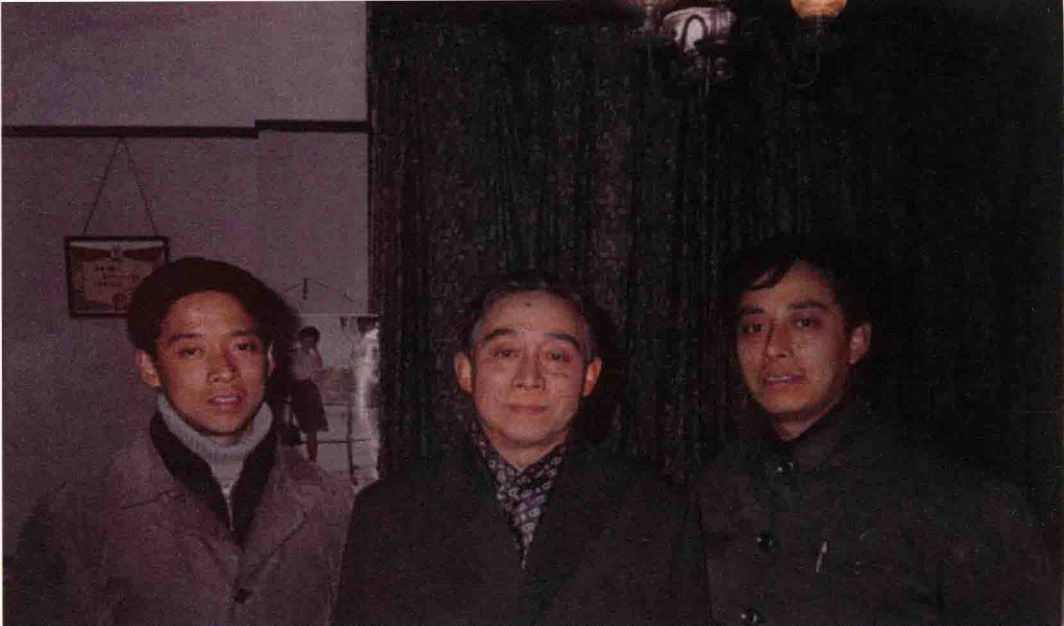
桑弧（左）与张骏祥、李行



桑弧（左）与张瑞芳、孙道临



桑弧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十佳国产片颁奖（1991）



桑弧（中）和长子李亦中、次子李亦林



天伦之乐

谦谦君子 大德不酬

——怀念桑弧导演

(代序)

吴贻弓

2004年3月初，我和黄蜀芹导演在瑞金医院不期而遇，原来都是即将进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为预防“非典”去接受某种疫苗的接种。黄蜀芹告诉我桑导演因病正在这里住院治疗，于是就和她结伴一起到病房去探视，那天正好师母也在。桑导演虽然已住院多日，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和黄蜀芹怕他劳累，略坐了片刻就告辞出来了。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和桑导演其实并没有多少交往。一来他是前辈，高山仰止；再则我跟过许多老师，当他们的学生和助手，但机缘不巧，唯独没有跟过他。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就是1982年3月我有幸和他一起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

1982年3月，距今已是22载有余。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才过去三年多，改革开放的巨潮正悄然从广东开始掀起，全国各地包括上海还处在孕育阶段。可以说，那一次高规格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是在经历了长期封闭之后的第一次。

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踏出国门。对代表团里其他成员来说，虽然也是“文革”后的首次，但在“文革”前他们都有过出访的经验。桑导演自不必说。然而毕竟已是十多年了！十多年的空白对于一个人的认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尽管我们去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当时所谓“第二世界”的国家，但是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仍然令我们“大跌眼镜”。除了他们精湛的文化设施和驰名的古迹以外，我们在参观纯属资本主义的菲亚特汽车制造厂时，还领略到了那里先进

的职工福利和职工教育的情况；在参观葡萄园和农庄时，更看到了那里城乡生活的差距已经不像我们那么明显；我们还乘车驰骋过几乎十多年后才在中国开始出现的那种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等。对于“外面的世界”这些出乎意料的发展现状，我们都只有用“惊异”两个字来形容。记得从菲亚特公司出来的时候，桑导演曾带着无限感慨对我说：“看来我们对‘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要有一个重新认识才对。”呵呵，这在当时可真是一个极大胆的甚至是有“出格”的思想啊！然而桑导演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也许，我想，那时在桑导演这位看似纯艺术家的心目中，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已经有了他全新的理解和期盼了吧？

除那次以外，我再没有和桑导演合作的机会，但从与他合作过的同辈人口中，我却能经常听到对他遇事沉稳的赞誉。无论什么事，在他那里总能得到合理的化解。比如他能以常人难能的平常心对待摄制组里一切繁杂的事务，哪怕天塌下来，他都稳得住。他有一句名言：“戏再难，只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总归拍得完的。”别人急，他不急，笃定泰山，有条不紊。他说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不焦不躁，我几乎想象不出他如果发怒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几乎不发怒。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人充满善意和尊重的大艺术家心里十分有底气的表现。这一点我一直在学，却至今仍不能及其万一。

在桑导演的作品年表里，有一部如今的年轻人大约已比较陌生的影片，叫《有一家人家》。我提到这部影片并不因为它在桑导演的创作生涯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是因为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所占的特殊地位。我在一篇自述的文章里曾经提到，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家有过每年农历除夕要阖家到电影院去观看一部国产片的习惯，1951年除夕，我们全家一起观看的就是这部《有一家人家》。当然，那时候我还不可能知道那就是我长大成人以后会有幸认识的这位受尊敬的导演的作品，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存留着“很好看”的印象，影片的内容已经模糊了。但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是我和桑导演的缘分，也是我和电影的缘分。后来，乃至到很后来，我才由于专业的原因，从《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哀乐中年》、《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魔术师的奇遇》、《她俩和他俩》、《子夜》、《邮缘》、《女局长的男朋友》等一系列作品中真正认识了他，并渐渐体会到在他的作品里自然而然凸显出来的那种从平凡里提炼隽永、在细微中开掘深邃的艺术境界和高超的本领。但是对于这一切成就，桑导演本人却是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张扬过的。